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二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録監生臣張德𤁾

繹史卷二十一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周建諸侯

史記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襃封神農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

各以次受封。書序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篇亡　吕氏春秋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轝命封黄帝之後於鑄封帝堯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轝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　韓詩外傳既反商未下車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　禮記與韓詩同

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唐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

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荀子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載最少同母昆弟十人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為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武王已克殷紂

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禄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爲周公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爲二其一封微子啓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衛君是爲衛康叔封季

載於冉冉季康叔皆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餘五叔皆就國無爲天子吏者　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爲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爲魯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後爲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爲曹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爲衛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

惠王滅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爲殷殷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王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爲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臯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無譜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爲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餘乃爲

顯諸侯滕薛騶夏殷周之閒封也小不足齒列弗論也周武王時侯伯尚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攻相并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于傳上○大紀曰武王大建公侯於天下封黃帝之後於祝唐帝之後於薊虞帝之後胡公嬀滿於陳以備三恪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於杞封紂子武庚於殷皆為上公是為二王之後得神農之後封之於焦封尚父於齊周公於魯召公於燕庶叔高於畢皆留相周封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處於霍以監殷是為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於朝歌國號衛封叔振鐸於曹叔武於郕季載於郱封庶弟叔繡於滕叔鄭於毛又封諸叔於郜於雍於原於郇於豐號仲號叔為文王卿士仲封於西虢叔封於東虢初泰伯仲雍奔荊楚遂為國自號句吳泰伯薨仲雍嗣天子使求其後得

周章仲雍曾孫也世君吳矣因封之曰吳伯復封章弟爲虞仲封少昊之裔兹輿於莒封祝融安期之裔挾於邾封四岳姜姓文叔於許封仲虺弟雍滑之後於薛凡弟之君十有五人同姓者四十人班宗彛作分器○此述武王封建之國最爲詳備已上總載列國

史記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犂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

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民人多歸齊齊為大國○說苑鄭桓公就封事同　鹽鐵論昔太公封營丘之墟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世為强國

韓非子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為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

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禄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

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状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矞太公望聞之往

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矞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

春秋繁露營蕩爲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焉以治國之要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柰何營蕩對

曰仁者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愛人尊老奈何營蕩對曰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

史記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已上太公封齊

史記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

仁異於羣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語詳攝政篇　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

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說苑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總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

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荀子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爲人寛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寛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故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氣也

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踰而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爲

之貌下士吾厚爲之貌人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正戒之矣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呂氏春秋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弗利也　尚書大傳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

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

說苑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撙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勿格以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史記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呂氏春秋呂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日以削至於覲存三十四世而亡

說苑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已上周公封魯

史記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

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詩

韓詩外傳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吾以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烝庶於阡陌隴畝之閒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逺野廬於樹下百姓大説耕桑倍力以勸於是歳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

説苑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閒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

樂動聲儀召伯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職常戰慄恐懼故舍於樹下而聽斷焉勞身苦體然後乃與聖人齊是以周南無美而召南美之

詩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詩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詩序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列女傳申人之女旣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

禮之求防有淫慾之行者焉○此說行露詩異外傳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乎詩

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論衡

召公年百八十巳上召公封燕

書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

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别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巳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

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又曰非汝封劓刵人無或劓刵人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玆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彛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巳汝惟小子未其有

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兹無赦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别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

汝乃其速由兹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王曰封爽惟民廸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廸不適不廸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廸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玆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

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廸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

家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敎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

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釆矧惟若疇圻父薄

遠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書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康誥稱朕弟寡兄其爲武王命康叔之書無疑前儒論之詳矣蓋篇首錯簡洛誥之文故作序者誤以爲成王之書耳書序之不可信如此史記以下轉誤承訛謂武王時康叔尚幼故不得封而本紀言武王克殷衛康叔封布玆又自相矛盾不從諸儒以康誥酒誥二篇定爲武王之書而梓材一篇別爲治洛命侯邦

之文復從仁山金氏之說也

史記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閒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

命之○前編謂成王滅三監之後以殷餘民益封康叔也若以康誥等篇在成王時則不可鬻子昔者魯周公命康叔往守於殷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辠無有無辠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戒之封誅賞之慎焉

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已上康叔封衛

史記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于曹已上曹叔封曹

史記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

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歴季歴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勾吴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吴越春秋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歴太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歴者適也古公病二人託名采藥於衡山遂之荆蠻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爲勾吴吴人或問何像而爲勾吴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絶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吴仲也故自號勾吴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餘家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荆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　符子太伯將讓其國於季歴謂其傅曰太王欲以一國之事而以嗣我我其羞之吾

聞至人也不君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太

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世本吳孰哉居藩離○宋衷云孰哉仲雍字也

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巳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爲虞仲列爲諸侯巳上周章封吳

史記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嬀汭其後因爲氏姓姓嬀氏舜巳崩傳禹

天下而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爲胡公○按左傳虞閼父爲周武王陶正其子胡公武王配以元女大姬而封之陳以備三恪史失不載已上胡公封陳

史記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絶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已上東樓公封杞

史記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

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

書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

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
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
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
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
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
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
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
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五皇極皇建

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

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七稽疑

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

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

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書序武王勝殷殺受以箕子歸作洪範）

史記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尚書大傳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咏之其詩曰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僮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尚書大傳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

後漢書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置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户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前書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讎音義曰八條不具見也　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

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寛畧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水經注朝鮮故箕子國也箕子教民以義

田織信厚約以八法而下知禁遂成禮俗已上箕子封朝鮮

史記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子武庚禄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論語曰微子去之殷末亡時微子已去矣而縛之説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耳未可爲信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

書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

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書序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詩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詩序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尚書大傳微子朝周過殷故虛見麥秀之

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史云箕子也事同人異必有一誤巳上微子封宋

史記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書稱以爲卿士蓋仕周非仕魯也史說疑誤

書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

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
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
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
常惟惠之懐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
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
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
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書序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已上蔡仲封蔡

史記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

虞姓姬氏字子于

呂氏春秋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說苑亦云周公按左傳命以唐誥又武王之子復有邘應韓三國也已上唐叔封唐後改號晉

史記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

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陽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諸書言鬻子見文王年已九十而鬻子書有唐叔守殷賈誼書言成王見於鬻子壽何長也史云鬻熊蚤卒而成王之所封乃其曾孫也事頗乖異姑闕之以俟考已上熊繹封楚　華陽國志武王既克殷封其宗姬於巴爵之以子其地東至魚復西至僰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其民質直好義土風敦厚有先民之流故其詩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穀可以養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穀旨酒可以養母其祭祀之詩曰惟月孟春獺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潔彼儀惟澤蒸命良辰祖考來格其好古樂道之詩曰日月明明

亦惟其名誰能長生不朽難獲又曰惟德實寶富貴何常我思古人令聞令望而其失在於重遲魯鈍俗素樸無造次辨麗之氣其屬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蠻附巴子之封

封建肇於三皇至五帝而制備歷夏洎商爰周郅隆其法尤密矣武王之有天下也大封公侯於天下班爵分器作之屏翰以衞王室同姓兄弟之國五十有五而異姓勤勞以次畢封褒録前帝苗裔立有虞夏商之後以備三恪其制則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其宗盟則同姓爲先異姓爲後強榦弱枝犬牙交錯至矣

哉周詳長慮誠乆安之模已春秋之君子猶習於周之故其言太王之昭有太伯虞仲王季之穆有虢仲虢叔文王之昭有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武王之穆有邘晉應韓周公之胤有凡蔣邢茅胙祭惟管叔有罪無後諸皆分茅食土在外爲國在内爲采内爲公卿外爲牧伯見於詩書傳記者歴可考也傳稱武王克殷有天下分建諸侯又言文武成康竝建母弟以蕃屏周蓋周之列國雖歴世分封

而原其創業始基則歸功武王焉以文武之締造經營周公之撥亂反正馴及成康重熈累洽列侯羣辟星羅碁布於九州之中扞衛牧圉内外莫安可不謂至善邪迨後上失其制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禮樂征伐侵尋四潰而王官方伯黷貨莫能征討浸淫不振以至於亡故人皆曰周以弱亡論者徒見周之弱亡以封建故而不知其所以長世者正以封建故也驪山之禍賴秦伯以復存東遷晉鄭是依春

秋盟會以尊王室迨至七國紛爭周弱極矣猶以爲共主而不敢取嚮使周不建國夷厲已失之矣何必赧哉秦并天下謂已之以侯得也又忿六國之難取也於是罷侯置守功臣子孫尺地蔑有自以爲得矣未幾劉季起於匹夫奚必有土乃王哉漢懲秦敝亦欲法三代之封建高帝面牆擇立失宜割地罔制大國連數郡三庶孽瓜分天下之半尾大抗衡後世又從而削之以致叛逆誅絶三代之法蕩然無餘矣如

以諸侯爲難制不若郡縣之易安也何三代建國不聞匹夫横行之禍秦漢置守羣盜竝起州郡莫有制者東周雖萎然猶侯伯相維未至遽亡莽卓盜漢天下之牧守無敢議者戍卒亡命呼號草澤之閒斗筲穿窬移國椊柾之際甚矣郡縣不足恃而封建爲可久也語云馬蚿至死不僵以輔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

繹史卷二十一

繹史卷二十二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周公攝政

史記封商紂子禄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禄父治殷紀年遂分天之明立受子禄父是爲武庚帝王世紀自殷都以東爲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爲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爲邶霍叔監之是爲三監○按漢書地理志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謂之三監其説異　周書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

書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

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書序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史記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爲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

帝王世紀武王妃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於內生太子誦

新書周后妃妊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

而不喧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襁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於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是觀之立左右不可不練也　史記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紀年武王年五十四○據禮記夢齡之説則文王十五生武王前此已有伯邑考武王八十一生成王後此復有唐叔虞矣未可憑信

禮記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

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

子之謂也○文王世子

新書昔者周成王幼在繦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　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愼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竆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

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强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亡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政而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　天子不諭於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義禮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嫺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於親戚不惠於黎庶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

不敬於祭不誠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侈於左右近臣吝愛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慾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節度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瞻視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不德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

職之天子燕辟廢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文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簡聞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綵從美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譙讓不以節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強食饑而餓暑而暍寒而嗽寢而

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尚自爲開户自取玩好
自執器皿亟顧還面而御器之不舉不臧折毀喪傷凡
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
呼謌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頌逆樂之序凡此其屬詔
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
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史記成王旣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
君奭不説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

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維茲有陳保乂有殷於是召公乃說

書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

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兹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

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
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
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
造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
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
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
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
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

哉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兹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兹天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

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書序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大紀以君奭之作在元年而不在定亂之後前編從之

家語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亦爲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王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

大戴禮記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急於財親賢使能

古史考成王將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竹爲冠　尚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焉

周公曰古之人有冐皮而勾䫉然鳳凰巢其樹麒麟聚其域也　述異記周成王元年貝多國人獻舞雀周公命迓之

書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史記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

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書稱居東避流言也罪人斯得者始知流言管蔡爲之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是也史於此敘述未明而孔氏以居東爲東征尤非

越絶書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黍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

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譏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廵狩於邊

詩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詩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易乾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

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坤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黄裳元吉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用六利永貞　屯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

往吉无不利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上六乘馬班
如泣血漣如　蒙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
吝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
不有躬无攸利六四困蒙吝六五童蒙吉上九擊蒙不
利為寇利禦寇　需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九二需
于沙小有言終吉九三需于泥致寇至六四需于血出
自穴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
人來敬之終吉　訟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九二

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六三食舊德貞厲
終吉或從王事无成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九
五訟元吉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師初六師
出以律否臧凶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六三師
或輿尸凶六四師左次无咎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
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　比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
吉六二比之自内貞吉六三比之匪人六四外比之貞

吉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上六比之
无首凶　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二牽復吉九
三輿說輻夫妻反目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九五有
孚攣如富以其鄰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
望君子征凶　履初九素履往无咎九二履道坦坦幽
人貞吉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
大君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九五夬履貞厲上九視履
考祥其旋元吉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九二包

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六三包羞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同人初九同人于門无咎六二同人于宗吝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九四

乘其墉弗克攻吉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大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九四匪其彭无咎六五厥孚交加威如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謙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六二鳴謙貞吉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六四无不利撝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豫初六鳴豫凶六二介于石不終日

貞吉六三盱豫悔遲有悔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
簪六五貞疾恒不死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隨初九
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六三係
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
在道以明何咎九五孚于嘉吉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
王用亨于西山　蠱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
吉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
咎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六五幹父之蠱用譽上九不

事王侯高尚其事　臨初九咸臨貞吉九二咸臨吉无不利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六四至臨无咎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上六敦臨吉无咎　觀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六二闚觀利女貞六三觀我生進退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噬嗑初九屨校滅趾无咎六二噬膚滅鼻无咎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上

九何校滅耳凶　賁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六二賁其須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上九白賁无咎　剝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六三剝之无咎六四剝牀以膚凶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復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六二休復吉六三頻復厲无咎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无悔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

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无妄初九无妄往吉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九四可貞无咎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大畜初九有厲利已九二輿説輹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六四童牛之牿元吉六五豶豕之牙吉上九何天之衢亨　頤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

用无攸利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六五

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

妻无不利九三棟橈凶九四棟隆吉有它吝九五枯楊

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坎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九二坎有險求小得六三

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六四樽酒簋貳用缶

納約自牖終无咎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上六係用

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離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六二黄離元吉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右上篇

咸初六咸其拇六二咸其腓凶居吉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九五咸其脢无悔上六咸其輔頰舌　恒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九二悔亡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九四

田无禽九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上六振恒凶

遯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説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九五嘉遯貞吉上九肥遯无不利　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九二貞吉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六五喪羊于易无悔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晉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

裕无咎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六三衆允悔亡九四晉如鼫鼠貞厲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明夷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家人初九閑有家悔亡六二无攸遂

在中饋貞吉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六
四富家大吉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上九有孚威如終
吉　睽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九二遇
主于巷无咎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
終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六五悔亡厥宗噬膚
往何咎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
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蹇初六往蹇來譽六二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九三往蹇來反六四往蹇來連九

五大蹇朋來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解初六无
咎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
吝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六五君子惟有解吉有孚于
小人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　損初
九巳事遄往无咎酌損之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六
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六四損其疾使
遄有喜无咎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上九
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益初九利

用爲大作元吉无咎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亨于帝吉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夬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上六无號終有凶　姤初

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九四包无魚起凶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萃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九四大吉无咎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升初六允升大吉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九三升虛邑六四王

用亨于岐山吉无咎六五貞吉升階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困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六三困于石據于蒺䔧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井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竝受其福六四井甃无咎九

五井洌寒泉食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革初九鞏
用黄牛之革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九三征凶貞
厲革言三就有孚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九五大人虎
變未占有孚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鼎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九二鼎有實
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
方雨虧悔終吉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六五鼎
黄耳金鉉利貞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震初九震

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
勿逐七日得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九四震遂泥六五
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
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艮初六艮其趾无咎
利永貞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九三艮其限
列其夤厲薰心六四艮其身无咎六五艮其輔言有序
悔亡上六敦艮吉　漸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
咎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

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上九鴻漸于
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歸妹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
吉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
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
血无攸利　豐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六二
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九三豐其沛

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六五來章有慶譽吉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旅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六二旅即次懐其資得童僕貞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巽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九三頻巽吝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兌初九和兌吉九二孚兌吉悔亡六三來兌凶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九五孚于剝有厲上六引兌　渙初六用拯馬壯吉九二渙奔其机悔亡六三渙其躬无悔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節初九不出户庭无咎九二不出門庭凶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六四安節亨九五

甘節吉往有尚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中孚初九虞吉有他不燕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九五有孚攣如无咎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小過初六飛鳥以凶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既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上六濡其首厲　未濟初六濡其尾吝九二曳其輪貞吉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右下篇綱目前編云或曰周公居東取易之三百八十四爻各繫以辭按文王因羑里有卦辭周公居東有爻辭作易者其有

憂患豈其然乎故載於此

詩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

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豣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宫

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詩序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序稱周公遭變故先儒以爲居東時所作或云豳之舊詩而周公陳之

書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詩鴟鴞鴟鴞旣取我子無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

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詩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韓詩說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蔄風至蔄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文選注引

書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

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
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
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
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
大熟
越絶書一年天暴風雨日夜不休五穀不生樹木盡偃
成王大恐乃發金縢之櫃察周公之冊知周公乃有盛
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

皆生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盛德也○書稱居東二年此云巡邊一年則一字當誤

詩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詩序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詩傳周公歸於周魯人欲留之弗克賦九罭

尚書大傳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霍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

周公身聽天下之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王奄君薄姑謂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然後禄父及三監叛矣詩傳管叔封于邶與蔡叔霍叔康叔監殷四國害周公康叔諫不聽三叔遂以殷畔康叔憂王室賦柏舟子曰仁矣吾於柏舟見匹夫不可奪志也管叔以殷畔仕者苦之賦北門三叔管叔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管叔以殷畔邶人風之賦匏有苦葉以殷畔遂伐衛鄘葬周公鄘人風之賦牆有茨三叔以殷畔遂伐衛鄘人從軍其妻念之賦柏兮○詩傳所說多與毛鄭不同其尤異者以邶鄘爲之管霍也

史記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

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　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竝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肹作肹誓遂平徐戎定魯

說苑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敎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

乎言小事乎周公導坐王滿生坐周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臣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者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周公俛念有頃不對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曰社稷且危傅之於膺周公仰視見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誅管蔡韓詩外傳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内即言内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旦也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説周公善聽不言之説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

書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廸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兹蠢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

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

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
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
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
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前人寧人攸
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
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
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

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廸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兹書序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兹

淮夷徐戎竝興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鍜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

則有大刑書序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漢書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

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周書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肂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

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

史記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書序康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康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歸禾嘉禾篇皆亡史云唐叔序云康叔必有一誤東

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史無周公居東及迎歸事而叙鴟鴞之詩於定亂之後皆其舛誤

詩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蠃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

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詩序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朱子云此周公勞歸士之詞非大夫美之　薛君章句鸛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蛭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

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詩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朱子云此歸士美周公之詞非大夫惡四國之詩

史記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

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成王政將蒲姑篇俱亡史叙殘奄於周公歸政之後孔傳亦云成王即政淮奄又叛也前編不以爲然書於東征之後今從之

帝王世紀淮夷徐戎及奄叛王乃大蒐於岐陽東伐淮夷

書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

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内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

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

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廸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

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

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書序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前編云多方叙稱王來自奄多士書曰昔朕來自奄則多方在多士之前明也自孔安國以來失之胡氏大紀獨叙多方於前多士於後云

史記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

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

隨巢子夷羊在牧飛拾滿野

周書武王問太公曰

吾將因有夏之居也南望過于三塗北詹望于有河○史注引與今本異　淮南子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　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大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

書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

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書序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土作召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

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書序名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名洛二誥相爲終始者故宜合而紀之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此名誥文前編謂以王命爲書誥命庶殷即多士之書也侯甸男邦伯亦當有書即今梓材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

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
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我
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
克庸帝大淫佚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
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
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
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

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佚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
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
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
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
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
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
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
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

命今爾其曰夏廸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
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
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
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
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
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
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

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書序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此召誥文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此段錯簡在康誥之首蘇氏以為洛誥之序前編定為梓材之序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

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
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
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
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
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
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
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
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

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兹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梓材之書本出伏生而大傳以為周公命伯禽之書孔安國考定以為成王命康叔後人多疑之吴氏謂自王其效以下似洛誥之文蔡氏謂自今王以下乃人臣告君之語金仁山氏斷其為名誥所稱命侯甸男邦伯之辭其叙錯簡在康誥之首而衍王曰封三字無不脗合前編論之詳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其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來紹上帝

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玆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

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
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
用祈天永命其維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
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
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首稽首曰予小
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
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

永命○此召誥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記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敎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絶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

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欽哉兹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此洛誥周公歸周迎王往洛對答之辭也 王曰公予小

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廸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廸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

乃單文祖德○此洛誥成王在洛畱公而歸周之辭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叙無有遘自疾萬年猒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此成王在周命寧公而公復之之辭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此史臣記載之辭也洛誥一篇紀叙散亂當有闕

文錯簡○晉書束晳傳云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

周書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周室克延俾中天下宗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郡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農居鄙得以庶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凡工賈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爲乃設丘兆

于南郊以祀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黄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黄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削土于周室乃位五宫太廟宗宫考宫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常復格藻棁杉旅盈𥨊常畫内階玄陛堤唐山廧應門庫臺玄閫○見前編以今本考訂帝王世紀成王定鼎于郟鄏其南名定鼎門葢九鼎所從入也

尚書大傳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

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道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衞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

尸子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祀明

堂假為天子七年

荀子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負扆而坐諸侯趨走堂下

說苑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有饑寒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

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名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聦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恡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禄者也尸禄之臣不能存君矣

呂氏春秋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惟以身下士邪白虎通周公背僂是謂强俊成就周道輔於弱主　荀子周公之狀身如斷菑　宋符瑞志武王沒成王少周公旦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神鳥鳳凰見蓂莢生乃與成王觀於河洛沈璧禮畢王退俟至於日昧榮光竝出幕河青雲浮至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坐之而去禮於洛亦如之玄龜青龍蒼光止於壇背甲刻書赤文成字周公援筆以世文寫之書成文消龜墮甲而去其言自周公訖於秦漢盛衰之符麒麟遊苑鳳凰翔庭成王援琴而歌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恩澤臻

于胥樂兮民以寧　鹽鐵論周公時天下太平丘陵高下皆熟　周公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史記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

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爲人子可不慎乎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其民皆可誅作此以誡成王○周公奔楚經典無聞蓋時人誤說金縢之事史不能擇也多士亦非誡王之書史引無逸多士之文復相參亂今刪之按本紀云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太史公何自相遼謬也於攸不應云作無佚於此不當云作多士

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

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懐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大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

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

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寛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兹書序周公作無逸○大紀在十一年

淮南子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殳以臨朝武王既没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宫履乘石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踐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

以應時也周公放凡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　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其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四海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請而後爲復而後行無

擅恣之志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

荀子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揜迹於文武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

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爲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次序節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矣天下厭然猶一

也非聖人莫之能爲夫是之謂大儒之效○曰鄉有天下曰君臣易位猶未免諸子之見

尸子周公酒肉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聽樂而治國無勞事焉

鬻子政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君子之戒也

呂氏春秋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

處

史記周公在豐病將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説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

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史敘風雷之變於此中司馬遷不見古文尚書也書序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王葬于畢告周公作將亳姑○其篇亡

禮記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

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黄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

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乗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黄馬蕃

鬷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黄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宫周學也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

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有虞氏之緌夏后氏之綢

練般之崇牙周之璧翣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明堂位○此篇侈言魯用天子禮樂先儒以爲多誣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内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

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祭統

武王滅殷七年而崩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攝位以聽政處危疑而不辭未遑爲身計也既而四國流言公居東以辟之天誘其衷成王感悟迎歸爰始東征以靖殷亂向使當日王疑不釋周公不歸東山之斧不破殷孽之氛不除骨肉之難作疆場之變起周室尚可問乎議者以武周滅殷而封武庚其謀爲不審

命監而使三叔其智爲不足噫此以成敗論事非武
周之心也周之弔民伐罪惡惡止其身而已不欲絶
其世也故立武庚以存殷祀倘以爲可疑而置之是
殷祀不得存也於是分殷故都爲三監監之固殷制
也而所使又吾之昆弟懿親倘以其將畔而疑之孰
不可疑者是殷祀猶不得存也惟武周以仁義立武
庚故以誠信使三叔不幸沖子嗣位周公居内攝政
管叔乃從而閒之君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吾非嗣

王之叔父乎此管叔之不肖也而武庚實嗾之播流言以恭王室武庚瞯其内難以爲殷緒可乘而復三叔可閒而用此武庚之愚也而管叔實藉之同惡相濟訛言煽惑淮夷徐奄羣起而附之矣當其叛也同叛而不同情武庚意在復殷必且激其頑民以中興恢復之名而資三監爲羽翼管叔意在撼周必且惑其國人以除惡君側之說而借武庚爲聲援淮夷徐奄又意在取魯必且外張應殷之勢内窺新造之邦

而倚武庚三監爲犄角相挺而起以亂助亂同歸於亂周而已當是時周禍烈矣邦君御事懷艱大之疑王宫君室謀自守之計若然將棄東國於不問養寇資敵患莫大焉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是以周公大誥決策東征匪龜卜之是恃也亦惟釋羣疑而作忠勇之氣期於殄賊而已矣惟時魯公誓師征淮以離四國之黨而康叔守邦於衛史稱其扞禄父之難四國所以不能長驅西指旋就誅滅者安知非康叔牽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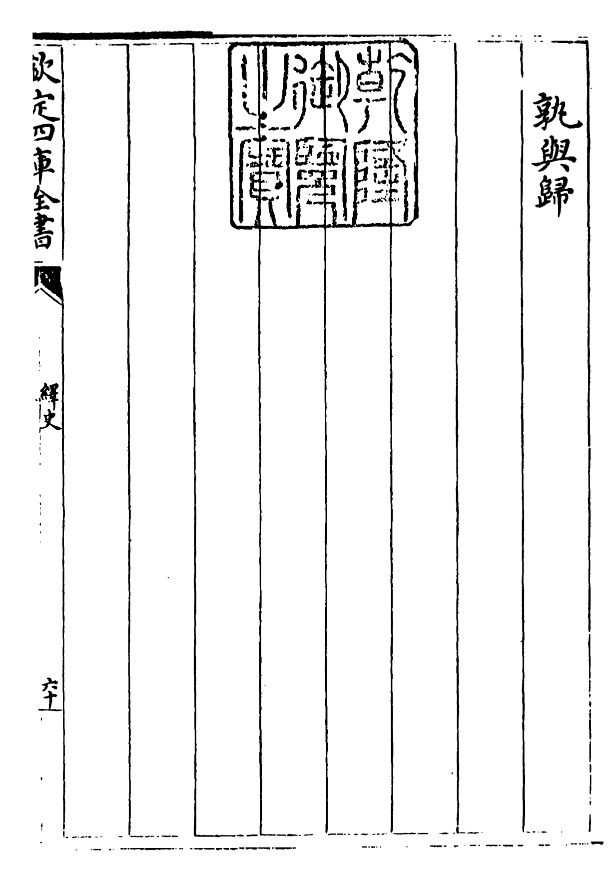
之力哉抑大誥之書言殷亂而不及管蔡何也不忍言也不忍言而卒誅之何也爲王室也象欲殺舜止於亂家舜得而全之管叔以殷畔至於亂國周公不得而全之故黜殷天下之公義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公義之不得以私親掩是周公之不幸也亂既平矣周室復寧於是營洛作都以成武王之意三塗嶽鄙之閒居天下土中以爲四方朝貢道里均也遷殷庶於新邑使之丕作趨事而誥告之辭不勝其諄切

豈弟焉以微子紹殷後而封于宋宋故亳都亦商之
舊國也成王周公方且坦然命之而不疑卒奉桑林
以克永世非聖人之盛德能如是乎抑又考之書載
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雖所誥不
同大抵爲殷人作也讀泰誓武成見周之取殷甚易
及讀八誥又見周之安殷甚難豈其紂虐方熾民廹
於膏火故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既定
乃徐思殷王之世澤而不能忘乎若是則周之頑民

殷之義士即再四申諭革面未必革心周之隱憂正未已也然考殷周之際實有不盡然者殷自武乙再徙河北國尤衰弊者四五十年至紂立又三十年乃決潰而蹷其斃周則世德日積仁聲日著殷則惡德日增虐政日聞故殷之天下非周取之也殷棄而周得之也當時殷之良民未嘗不服田力穡安居說服而頑嚚梗化者特喧呶酗酒逋逃姦宄之流未服厥辜者耳加以紂所寵任豪室巨族怨周之不已用也

借復殷之名鼓倡浮言羣不逞從而和之故曰頑民頑固難化之名也周不忍輕殺必欲使之變移歸心而後止不憚反覆誥戒此所以爲忠厚之至也周公之東征也黜殷踐奄三年然後定歸而治官營洛誥告庶殷蓋日不遑暇焉若其遭變辟位陳七月之詩致政歸老進無逸之訓忠愛勤勞歷常變初終如一日也故周家之業文王經之武王定之成王成之而先後輔翼之則周公也化洽政治卜世靈長非公其

孰與歸



繹史卷二十二